

新会县中小学教育概况

林瑞尧

教育制度

自清光绪末年度科举兴办学校以来，在我县所开办的学校，是先办小学而后中学。当时所据以办学的学制，系采用日本的教育制度，中学定为四年制，属于普通中学。小学则采用两级制，分为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初级小学的学年为四年，高级小学则为三年。所有中小学俱是春季始业。

一九二二年，我县奉命变更学制，改为采用美国的教育制度。中学分为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两种。初级中学只办普通科，高级中学则分科举办，高初中的学年均为三年。而小学则不分高初级，称完全小学，改为六年制。同时中小学均改为秋季始业，并提倡中学男女同校。我县各中学也于是时开始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

一九四三年，颁布“国民学校制度”，把小学的名称改为国民学校，每乡镇设立“中心国民学校”，每保设立“保国民学校”，（那时颁行乡保甲制度）取消县立小学，所采用的学制，仍是六年制的完全小学。

我县所办的中学和小学，又区分为县立和私立两种，兹分述如下：

县立中学

所谓县立中学，其经费来源，系由县府拨给，校长则由县长任免，报省教育厅备案，并由省教厅加委。我县自光绪末年起至解放前止，先后举办了新会县立第一中学校，新会县立女子中学校，新会县立师范学校，新会县立第二中学校，新会县立乡村师范学校，新会县立第三中学校，新会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新会县立农商职业学校等八所中等学校。除新会县立师范学校办高中师范科和新会县立第一中学校增办高中普通科之外，其余皆是初级中学。兹略述如下：

新会县立第一中学校：是我县首先开办的中等学校，成立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历史悠久，初名“官立中学堂”，民国后易名为“新会县立中学校”。一九三一年，又改为“新会县立第一中学校”。该校第一任校长是前清举人谭鑑，初称堂长，改称学校后，始称校长。谭校长在任身故，任期十八年。继任在是谈海，谈海以后，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约七八年）该校的校长更动频繁，教师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是该校最不安定的时期。至抗战时，会城沦陷，该校也随县府迁于天亭，以上凌乡谭氏宗祠为校址。那时任该校校长的先后有何国琮、黄伟、赵仲渭、区昭文、赵鼎勋、谭匀秉、梁卓群等。抗战胜利后，该校迁回会城，时原校址（孔子庙侧）已被汉奸地痞毁为平地，于是以新会书院为校址。（即原新会县立师范学校的校址）自那时起至解放前止，梁卓群、林沛璠、李天祝等先后任该校校长。

新会县立女子中学校：前身是坤元学校。于一九二一年开办，校址设在会城花园巷。一九二三年各中等学校实行

男女同校之后，该校学生人数没有受到影响。校长先后计有欧阳琼、汤荔香等。抗战时，因会城沦陷而停办。

新会县立师范学校：开办于一九二四年，以新会书院为校址，初期只办高中师范科，后则增办初级中学、图工乐体班、乡村师范班、简易师范班等。并附设小学一所，以备师范生实习之用。到抗战时，因会城沦陷而停办。历任校长：计有陈君扬、黄兆麟、莫耀焜、刘禹卓等，以刘禹卓的任期最长，有十年之久。

新会县立第二中学：前身是江门市立中学，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江门市政局奉令裁撤，江门重归新会县管辖，改为江门镇。当时县长沈秉强将原江门市立中学，易名为“新会县立第二中学校”，仍由原市中校长林鸿材续任校长，校址仍旧设在江门市蓬莱山。抗战时，因江门沦陷而停办。自县府迁天亭后，局面稍趋稳定，于是该校复办于河村白庙乡。历任校长有赵鼎勋、凌国美、黄龙章等。抗战胜利后，该校迁回江门原校址，校长先后有莫朝雄、张超良和钟宇宋等，直至解放时止。

新会县立乡村师范学校：开办于一九二八年，校址先设在江门滘头乡，后迁于江门园山仔新校舍，设有乡师班、初中班、体训班等，并附设小学一所。校长先后有莫耀焜、梁君朴和黄鞅群，后因易长风潮而停办，该校学生拨归新会县立师范等校。

新会县立第三中学校：开办于一九四四年，是时尚在抗战时期，为县长马有为所设立，校址原定设于棠下圩。但该地处于抗日最前线，为了安全，改设在棠下圩的石头村。抗战胜利后，始迁于棠下圩，校长先后有苏君钜、张文光、赵

梅友、钟敏孙、陈照寰等。

新会县立简易师范学校：亦开办于一九四四年，稍迟于三中，也是在县长马有为任内所设立，校址设在第十四区黄冲乡，校长黄伟。抗战胜利后，先迁于江门水南梁家村，后迁于会城何家大塘，借蕴华小学为校址。一九四六年，吕兆田接任该校校长，至新会解放时止。

新会县立农商职业学校：于一九四八年开办，时县长汤灿华，校址设于会城金紫街，校长莫朝英，解放后停办。

私立中学

冈州中学：原是私立性质，然并非私人出资开办的。该校经费的来源，系由我县西南书院在尝产项下拨出一部份为该校经费。于一九一五年开办，以新会谷仓为校址。（在会城大新路）校长先后有胡朝柱、黄震川、李卓生、李淡愚、叶恭信、赵国基等。抗战时，会城沦陷，因而停办。到一九四三年复办，借第七区木江乡寅初小学为校址，赵梅友任校长。时在抗战，谷价飞涨，国币贬值，因公务员和县立中小学教师，皆有公粮补贴，而冈州中学以私立之故，没有取得公粮的权利，虽屡次请求，均遭县长阮君慈的拒绝。于是以实际情况向广东省教育厅请求飭县接收校产，改为县立，发给公粮。当时教厅立予批准，飭县办理，并将公文交新任新会县长马有为带回。于是冈州中学于一九四三年八月改为“新会县立冈州中学校”，而发给公粮的问题，也随而解决了。但到一九四四年，马县长以经费不敷为由，将该校停办。至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县长张宝荣复办该校，并易名为“新会冈州县立初级中学校”，校长先后是林沛臻、黄

轶群等，解放后并入一中。

县立小学

我县自兴办小学以来，先后增办至十所县立小学，计有新会县立第一小学校，第二小学，第三小学，第四小学，第五小学，第六小学，第七小学，第八小学，第九小学，第十小学。以上十所小学，皆设在会城。自一九三一年三月，江门市重归新会县管辖后，原江门市的五所小学，照原来名称顺序改为新会县立第十一小学校，第十二小学，第十三小学，第十四小学，第十五小学。各该校仍旧设于江门镇。于是县立小学由十所增至十五所。但这十五所小学，办六年制完全小学的，实在少数，多数只办初级小学，而且校舍多是因陋就简，教具缺乏，加以校长更动频繁，一学期一任的，比比皆是，教师也有五日京兆之感，无甚可纪。兹择其历史悠久，而又办六年制完全小学在县立一小和县立十小，简述如下：

新会县立第一小学校：是我县最早成立的官立小学，兴办于一九〇五年（光绪卅一年），以会城北门街吴、丁二公祠为校址。初名“新会县官立初等小学堂”，只办初级小学。一九〇六年奉令办两等小学，采两级制，（即高小和初小）改为“新会县官立两等小学堂”。一九〇八年又奉令只办高级小学，改为“新会县官立高等小学堂”。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改为“新会县立高等小学校”。一九二二年改为“新会县立第一小学校”，随着采用美国的教育制度，改办六年制的完全小学。抗战时，因会城沦陷而停办。该校由开办而至停办，有三十五年之久，所经历的校长，先后有施

稷雨、李扬芳、施雨崖、何蔚霞、汤卓元、刘禹卓、莫朝雄、谭汝钧等。

新会县立第十小学校：于一九〇六年开办，初名“邑城公立初级小学堂”，后又改为“邑城公立两等小学堂”，一九一一年始改称学校，以会城金紫街古冈义学为校址。该校初期是属于私立性质，到一九三五年县长黄槐庭命令接收该校校产，改为“新会县立第十小学校”，从这时起，才是县立小学。抗战时，会城沦陷，该校迁于上凌乡。我县光复后，以实施国民学校制度而停办。该校历任校长计有黎泽三、黎璧溪、莫佩华、莫朝雄、李仪可等。

私立小学

从清末废科举兴学校来说，我县最早兴办的小学是以私立“求志学堂”为最早（光绪卅年1904）。在会城亦以私立小学为多。开办私立小学，其经费来源，大致也可分四类：一、全靠学费、杂费收入，自筹自给的，如殷浦、薰尧、广智、蔚霞、伟武、有元等校。二、靠某姓公尝支持补助的，如蕴华、瑞成、文懿等校。三、靠教会支持补助的，如崇真、德新等校。四、靠个人捐资补助的如平山、公馥、廷芳等校。这些私立学校，在抗日前，为数不少，有廿余间。但有的只办初小，有的只办高小，有的只办专修科，完全小学，设备完善的，则为数甚少。在江门亦有同样情况。在各乡则由各乡公办，其经费由乡补助，不算私立的了。兹就一些开办时间较长，又而为群众所赞许的，略述如下：

殷浦学校：开办于一九二三年，校址在会城古榕台，是经新会县府批准立案的私立小学。校长林殷浦，新会人，

同盟会会员，于一九〇八年经域多利侨胞林立仿（同盟会会员，原籍台山，移居于会城鸾冈坊，现属环城公社）的介绍，任教于域多利“爱国小学”。该校是旅居域多利的侨胞出资兴办的，也是同盟会域多利总部的会址。孙中山先生每到域多利开展革命宣传活动，皆食宿于该校，会议于该校。因此之故，林殷浦得有接受孙先生教育的机会，加入同盟会。在域多利数年中，孙先生每到域多利筹集革命活动经费，他皆参与其事，多所尽力。辛亥革命成功，他遂回国，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立志改善中国的监狱，于是肄业于广东监狱专门学校，毕业后，不料事与愿违，因而接受新会西南小学校长胡朝柱之聘，任教于该校，从此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至一九二三年乃独力创办“殷浦学校”，该校只办高小两班，高年级抗战前采用初中课本。以校规严谨，教授有方，深得群众的赞许，该校学生每次投考各中学，多被取录。数十年来，经他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数千人之多。其中到国外去谋生的，人数也不少，分布于亚、美、欧、澳等洲。

平山小学：开办于一九一七年，是我县侨港富商冯平山捐资兴办的，除出资建筑校舍外，复每年拨款为该校经费，校址设在会城运动场侧边，校长李钦。该校校舍建筑适宜，设备完善，为全县之冠。会城被日寇侵占后，随县府迁于天亭的东凌乡，抗战胜利后，迁回原校址。

国民学校

一九四三年颁布国民学校制度，我县于一九四六年开始实施，把所有县立小学一律停办。会城方面，由会城镇公所开办一所“会城镇中心国民学校”，（下接第55页）

新会学生救国联合会的回忆

何 威

“五四”运动，六十七年前的今天，北京学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全国的学生们的响应，风起云涌，进行反日救国活动。新会学生救国联合会，就在此时成立。此会由冈州中学校学生何威、苏钧松和新会县立中学校学生何树南、廖北沂等发起，联合全县各小学校和各私塾的学生组成，会址设在绿云洞，公推何威为会长、何树南为副会长。

这个会以进步青年学生为骨干，联合工商界人士，展开反帝救国的宣传，站在时代前列开拓着革命道路。今天回忆当日的具体活动，值得一书。

（一）举行示威大巡行——巡行时声势浩大，阵容鼎盛，为空前所未有。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打倒卖国贼的口号。

（二）宣传方面——发行救国周报，鼓吹爱国运动。派宣传队四处演讲，痛斥日帝蛮横侵略，揭发北京政府丧权辱国行为，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次运动高潮，由城市发展到穷乡僻壤，广大群众受到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焕发了敌忾同仇，反帝反封建的坚强意志。

（三）设立劣货（日货）陈列所——在仁寿路何二山祖祠，搜罗日货陈列，有些商店或家庭主妇，自动献出日货，

分门别类，林林种种，摆满全场，供人辨认，每日参观的人，源源而来，足见同心协力，抵制日货的决心。

（四）组织检查队——严厉禁止日货入口，派检查员在火车站、码头，检查来往客商，搜获日货即行充公。有次在大南码头，检获伦荣春偷运日本棉布二百匹，寄存新会商会。商会会长何锦堂、副会长杨子骧、学生会会长何威等，召开大会，公开商讨处置这帮日货办法。当时伦荣春否认是日货，请求发还。即由何威指出，布匹虽撕毁招纸唛头，已是作贼心虚，可还有MADE IN JAPAM标签，证实日货。伦荣春才无法巧辩，只哑口无言。遂决议全部焚毁。由学生们每人托布一匹，列队巡行全城一周，到北门大较场付之一炬。

检获劣货焚毁，以这宗为最大，当时是轰动全县的大新闻。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旨哉斯言。这在六十多年前，我邑的青年学生由于吸收新鲜事物而激发满腔爱国热情，昂首步出课堂，以轰轰烈烈行动，向我广大人民群众生动地上政治课，狠狠地打击了腐败势力，今日回忆其时其地其事意义深远之至！复回顾自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地位日高，不受外侮，不做超级大国，更受到世人尊重，今本着“五四”革命精神，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香港领土主权，尚希台湾早日回归，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临书感慨万千，爰赋“五四”有感一首：

“五四”风雷响震天	白发回首忆当年
学生救国胸怀壮	奸臣媚外态堪怜
昔日同心维领土	今朝协力创新田
山河一统情发奋	革命精神万代传

（按：何威先生现年八十多岁，旅居香港四十多年，现尚亲为本刊撰写史料，殊为可感，谨此致谢。）

张乃愔入狱前前后后

张 云 志

【编者简介】：张乃愔早年参与江会大革命活动，一九二八年秋在黄冲小学被国民党拘捕，同时遭逮捕的还有掩护住在学校的中共新会县委书记王士烈以及教师何海若，后经多方营救获释。本文保留了第一手资料，录出当时来往公文函件，史料性较强。

我的长兄张乃愔生于一九〇〇年，逝于一九三八年。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清党”前后进行共产主义活动，于一九二八年被捕入狱的情况。现将回忆当时见闻，翻阅还留存的有关文件书信，写成此文。

乃愔生于会城镇，因家贫，读书时常于课余做小贩和缮册工以补家用。十七岁毕业于新会中学，二十岁毕业于广东无线电专门学校。后往台山任教有年。一九二四年间前往越南，在读中学时的老师谭希愚开设的“顺鸿公司”当绘瓷工。冬间回国。

时江会地区已开展大革命运动。乃愔在过去的同学吴剑煌、陈日光（两人是共产党员）等鼓励下，参加了革命活

动。（见省档材料《徐辉给曾延兄信——江门、会城组织情况》），一九二三年四月新会团支部分为江门、会城两组。据资料说：“会城组有吴剑煌、刘雄亚、亦云、柏芬、玉亭、福荃、周屏，福荃为组长”乃懔乳名福荃，可知他去越南以前，已经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了。

一九二五年三月，原在二小当教务主任的吴剑煌因北上参加“国民会议”离校，安排我二哥张觉生接充该职。乃懔则在会城蕴华学校教书。是年下半年，陈日光等人在江门办起《江门民国日报》，据李梗生前回忆说过，乃懔那时也在报社工作，可能是兼职的。

一九二六年间，在江门《四邑平报》工作的何海若（会城果禄基人，葵业家庭出身，倾向进步，与陈日光等来往密切。一九二二、二三年间曾和陈日光等创办“协作商店”，是私人合股，为消费者服务的。何海若后期来当了经理）介绍乃懔到会城果禄基慎阅学校当校务主任。慎阅学校是何威、何海若等人办起来的，海若的大嫂前坤元女中校长阮凤钗也在校任教。学校开设了阅书报社，展出很多进步书籍，活动频繁，常有进步人士来往、聚集，成为地下党的一个宣传活动场所。

同年，二小（设在东门市，校长钟载贤，倾向进步）扩展，由原来第一国民学校改为完全小学。觉生先后物色一班青年教师尹铁崖、谭俊民、李邦夏、刘耀星，后来，又有刘雄亚的弟弟刘师峰等来任教。他们都倾向进步，学校办得生气勃勃。从此，慎阅、二小的关系日趋密切。举凡节日庆祝、集会游行、上街宣传、慰劳联欢等一系列政治活动，两校都步调一致，受到党和社会的重视。吴剑煌也就介绍张觉生参

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

革命形势发展中，也曾出现逆流，一九二六年，会城尚书坊当眼处曾出现几尺见方的大标语，上书“打倒冯安、高焕(之)”(进步学生领袖)；学生游行队伍中，又有高呼“打倒贱格吴剑煌”口号。虽然泛了微波，很快平息了，党的力量不断壮大，但到一九二七年“四·一五”后，国民党反动军警四处捉拿共产党人，封闭工农革命组织的活动场所，江会出现一片白色恐怖局面。过去公开露面的共产党人纷纷隐蔽转移，有的下乡，有的出走港澳。而乃慷仍坚持在慎阅、二小教学，一面干着他一向做的秘密工作。

夏季的一个深夜，乃慷带陈日光到家里隐蔽，俟机再转移港澳。时我家一间住房(书馆)夜间可容三个床位(父亲、觉生和我)，觉生将床位让给日光，自己则去学校搭铺。日光身材高大，上穿短袖笠衫，下穿丝质黑色唐装裤，裤带串着银包，脚穿拖鞋，状若商人。这段日子常有两青年轮流每天带报纸来和他联络。后来，我识得一个是刘师峰，另一个不识，可能是汤山(铁山)。不久，一个静寂的黑夜，乃慷又护送陈日光走了。日光如何潜往港澳，我不得其详。近年来我才听到曾和日光一中同学的聂公达老先生说，日光在当时紧急关头中，双枪在握，藏身轿中，由亲信抬着转移。

当日我就读二小，常听到老师讲革命的故事，乃慷更加大胆地讲，在白色恐怖中也不避忌，例如有一次介绍共产党，同学们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他答“不是，不过我知道情况。”一个姓邝的同学大声说“你明明是……还说不是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冬，广州起义前夕，江会地区党组织筹划暴动。地下党曾一度接收被反动派封闭的《江门民国日报》恢复出版。乃慷应何修文等人之邀，兼任编辑工作。每次都是傍晚步行上江门，翌晨返会城。此时他们比过去忙得多。有一次，他携着一大包用旧报纸包着的书刊回家，解开放在台面给家人看。所有书本都是伪装，其中一本大型的封面印着《蒋总司令告全国民众书》，下款“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印”。但是翻开一看，这些都是《红旗》，里面有周恩来、叶挺、张太雷等中共领导人文章，还有编者关于为避开敌人耳目而作出伪装的说明。

江会暴动由于广州起义失败而未能发动，地下党的同志四处隐蔽转移，而江会党组织仍有少数同志进行地下活动。大约在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初，乃慷带了一个同志回家。这人身高腰挺，脸容清瘦，双目炯炯，神态严峻。乃慷介绍说是黄梓荣指导员，北伐军的团指导员。后来，我问刘雄亚，才知道黄的真名是王士烈，黄埔三期生，他到新会，是有重要任务的。

为了安全，乃慷和觉生商量，安排黄梓荣到僻静的金紫街尾伟武学校隐居。这校校长刘伟武，是刘雄亚的亲侄。他们叔侄都和乃慷觉生有交情。而雄亚又是大革命运动时中共党团组织成员之一（接充吴剑煌的青年部长职），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被留下来隐蔽在新会活动（按：刘雄亚当时被党组织留在会城担负着掩护地下县委的艰巨任务。他在解放后写过回忆录，说他在一九二八年四月，新会县委书记何潮同志调走后，留下一个抓军事的王士烈，加上有省派来梁剑、甘卓铭等五个人组成县委，刘雄亚就是这届县委的候补委

员。但不久县委又经过改组，当年八月，王士烈当了县委书记。此次王由乃愆掩护，可能由刘所布置）。但他处境也很危险。近来听伟武的亲弟刘应运老师对我说过：“我二叔（即刘雄亚）当时的处境很险，曾有官兵几次到家中搜查；幸得有在衙门做事的亲戚通水，才及早避开，脱离危险”。又说：“当时住在校中的黄先生，每天一早便外出，晚上深夜还见灯光。黄先生和葛可亲，给我印象很好。”因为有多方面的关系，刘伟武对这位“黄先生”隐蔽得很周密。

一九二八年春节过后，形势逆转，海若已离开《四邑平报》，乃愆也不便留在会城，两人不得不转移下乡，同赴崖西黄冲学校教书。一个学期很快结束了，暑假期间，两人又留在乡教夏令班。直到下学期开学后，才派一个青年教师黄仕廉出城，接黄梓荣同志去黄冲隐蔽。黄梓荣是九月六日入乡的。但是，在这之前他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注意，派出特务侦察。就在他到达黄冲的第三天（九月八日），黄梓荣、张乃愆、何海若三人被崖西区的县警卫队拘捕了。据当年同校任教的李尧民老先生近年回忆情况说，那天是星期六。晚饭后，几位同事在闲谈。忽然，区警卫队小队长冯杰南带了队兵闯入学校，先点出这三个人的名字，然后说声请几位出来谈话。等他们出来，冯也不说出原因，就把他们带往北帝庙队部拘禁。第二天，三人颈上锁上铁链，解送县署，囚入看守所。

消息传来，张乃愆、何海若家人在惊惶之余，立即四出打探案情，设法营救。首先，觉生和父亲于十日乘船往黄冲学校，收拾乃愆他们的衣物中所有的信函、文件、书刊、报章、星夜付之一炬，并和校长黄颂勋、校董黄文献等商量，

他们表示：警卫队无缘无故捉去两个先生，太过无理，我们乡里一定入禀保救。

③

经过多方面的查访，才了解到乃愫他们被捕缘由。原来是会城沪湾街会隆公司老板何植之搞的情报。县里接到情报，即发出拘捕令。这张拘令设法托人搞到了，父兄们一看，大为吃惊。密令全文是这样：

广东地方警备队新会管理委员会密令第131号

令崖西特别区委员会

为密令侦缉事：现据第一区第二中队长黄革非呈称，现据探报第一区翰禄桥尹达章祠斜对面前县党部委员刘雄亚之住宅，及金紫街伟武学校，均有高州籍嫌疑共党出没；现更遑赴黄冲乡立学校何海若、张福泉处，设立共党机关，意图暴动。又前被解散之老葵工会、车衣工会，均有共党活动消息等情。据此，除分令所属严防外，理合据情具文呈请察核，伏乞转饬一体知照，加深防范，以遏乱萌，而维公安，是为至要。切切！此令。九月六日

主席黄维玉

委员何勉 陈茹昌

何若珊 赵卓臣

张、何的家人是通过任职县衙承审室的巢乐予才得到这份密令原文，同时还得到乃愫三人受审口供。口供是这样：

黄梓明（王士烈在狱中的化名）供：年二十九岁，遂溪人。本年上学期在香港华熙学校补习英文。现因经济问题，已经退学。因我于民国十三年，曾往安南经商，曾与张福泉合伴一年。今知他在黄冲当教员，故由港抵江门来黄冲会

面。一则寻教席，再则想游崖门，故在该校暂住数天，并无别意。此供。

张福泉（张乃慷在狱中用的名字）供：年二十八岁，本城人。本年正月充当黄冲学校教员，前数天有友人黄梓明由港到来探访，（以下内容与王士烈口供相同）

何海若供：年三十九岁，本城人，向做葵扇生意。本年在黄冲学校充当教员。前年入葵扇工会，系以何福名字。近日有黄梓明者，系张福泉之友，到校探望张福泉。民向不认识他。此供。

我父兄得到上述案情，又通过秘密渠道和狱中乃慷等人取得联系，互通声气，于是即行设法营救。参考他们口供，马上写状纸入禀保释。何家的则由何威、阮凤钗、何国耀等人奔走办理。两家入禀后得到的批复是：

“呈悉。案经咨请新会党务指导委员会查复，仰候复到，再行核办。此批。”

接到县署批条，张、何两家又分呈县党务指委会及县署再催。县署的批文说：

“呈悉。案关共党，应候新会党务会查复，仰候复到再行分别究释。所请交保，碍难率准。此批。”

至于呈到党部的呈文，多次也未有见批复。当时改组后的新会党务指导委员会是吴泽彬、梁华等人主持，他们很反动。

在入禀的同时，张、何两家也曾商请崖西黄冲乡学校和绅耆出面，于九月二十日向县署递上一禀，说明张、何两教师到校，“克尽厥职，”所谓“有高州籍嫌疑人遄赴黄冲学校何海若、张福泉处设立共党机关等语”“不胜骇异”。请求钧

署迅赐查明恩释”“以维校务”等语。但结果县署同样推到党务指委会身上。

一九二九年一月廿五日（旧历十二月十五），县署把黄梓荣解送原籍遂溪县发落；张乃慷、何海若二人则解上广州。数天后，我家就接到乃慷被解到的第三天在狱中写的家信，述及狱讯情况。信云：

觉生贤弟青及：我于十五日被提出省，十六日到惠爱路仓边街特别法庭。当时提讯一次，一如从前在新会县署之口供。现押在惠爱路大塘街高华里广州分监内北二仓（探望时须声明），每逢星期二、四上午七时至十一时为探期。地方空旷。料此案凡关一切，须到省出审。至县署、党部、一区警队、学校各方，亦须查到。其学校方面，最好赶紧再具一保稟，切实证明，邮递特别法庭（用普通公文呈套纸可以）。至我所需每星期一元，如筹不来，多少均可。余容后述，即请 近安

父亲大人前叱名请安

福荃十二月十七日

相准列兄均此致意，恕不另函。

学校同事亦请上一稟最好。

旋又收到王士烈从遂溪来信，述及他被解回后，（凭父兄出面活动）经已获释。觉生恐生意外，看后把信烧毁。故未能将原文录出。

过两天，又收到乃慷寄回一信，说审理此案的法官是冯美昌，书记官是陈树梧。另外还讲及一些线索以便家中营救。

与此同时，原在新会与乃慷三人同囚铁窗的难友王肅，也在狱中修书寄来给我父亲，既做我父亲思想工作，又提出营救办法。函云：